

事類賦
巽





事類賦卷之十六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什物部

舟 車 鼎

舟

昔聖人剡木為舟以利千古揚舟曰剡木為舟利以舟剡木為

或曰肇自虞姁工倕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音或

曰起於貨狄共鼓世本曰共鼓貨狄黃雖權與於窾

木淮南子曰古人或矜夸於浮土世本曰廩君名相

之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爭神以為君獨廩君舟為因左為君則有吳

之餘皇左傳曰楚敗吳漢之雲母拾遺記曰漢成帝

雲母獲其舟餘皇白魚瑞周而斯躍周書曰武王伐紂濟河有白

薪黃龍感禹而來負呂氏春秋曰禹南省力濟于江

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苟汎然

而無繫無所求食而遨遊泥若不繫之舟則觸之而

不怒并子曰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則雖有編心

向不怒而令實怒若乃道濟舩孟異苑曰檀道濟元嘉

於柴榮收得大舩孔鑿若新使匠作舩工黃蓋

蒙童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能衝闔艦數

乘風縱以同時發火時風猛威徐宣凌波而抗厲

日徐宣遷司隸校尉從明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

暴起帝船河側宣舟在後凌波而前羣寮無至者帝

壯鄧通持權以難容漢書曰通以權船為黃頭郎

昔著艤烏江而待項羽史記曰項羽敗欲東渡燒赤

壁而走曹公江表傳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

使周瑜虛大見馳馬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益州刺

獲此名史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

門其土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俱

江神舟楫之祥聞集蜂語林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

寶而歌有大峰狀如丹鳥飛集王角石以鳥畫幡旗

遺類其故可以凌迅流舟馬融廣成頌曰虬騰風凌

爾乃浮江千里漢書曰武帝浮江射蛟舩頭擢處

楚萬艘王本記曰秦為水淺而但能浮芥

則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均堂之上河廣

而曾不容刀詩曰誰謂河至如沙棠之法漢成帝常

與趙飛燕戲太液池沙木蘭之麗班詩述家所云木蘭

於此采菱翔鳳之名西京雜記曰太液有采菱舟

有鳴鶴舟指南舟都梁麗晉舶之稱莊子曰梁麗小

池有華潤舟常安舟梁麗晉舶之稱以衝城注麗小

日晉曰風俗通吳船越女之類張揖埤雅曰吳船也

池有越或實薪芻而舉火魏黃蓋注或建幡旌而照水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數百艘建戈矛李郭

並汎而登仙後漢書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

柳後世與唐同舟而濟宗河上車數千兩胡越同

心而共濟王弼易傳曰同舟共濟樂茲清曠

液池中有鳴鶴容嘉則輕利梁王筠詩輕利船應臨

利搖蕩萬飛雲陵漾式博昌之習與臨菑習式博

昌習航者賀齊絳檐之侈吳志曰將軍賀齊性奢綺

死南越賀齊絳檐之侈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

望之若山顏回言賜也之來貢於吳久而不來謂

第子占之遇鼎者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郭翻屈

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矣子貢朝至如回言郭翻屈

庾翼之至晉中興書曰安西使翼以帝舅之重躬往

固野人使君不以翼俯屈入其船中詠桂擢而見楚辭

楚辭曰桂棹兮蘭被豹裘而迎晉使說苑曰晉平公

則道著傳說川書說命曰若濟巨五湖則功成范蠡越

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亦聞甘寧之錦纜示

奢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示奢顧氏之布帆無恙世說

康作殷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若求

帆無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杜畿作御樓船

日冥勤其官而水死魏志曰僕射杜畿作御樓船

相死而子欲之梁渡河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居

之而速也日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救之曰子居

我長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

未視狗耳孫權回之而受箭魏志曰孫權乘大船來

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蒼舒刻之而秤象

日鄧哀王仲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

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其理仲曰置

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其大恠即施行焉愚者既聞於求

亦感平之不智士俄觀其脫衣漢書曰陳平逃崑漢渡

之平脫衣刺漢水有沉膠之責漢書曰陳平逃崑漢渡

船遂免害漢水有沉膠之責

進王中流船有泛柏之詩

婦人在夫家亦有緋纜見維

是其常處亦有緋纜見維

舳艫相接郭漢江賦曰舳艫

越無水而行豈用夫瓊艘

撥亂之器儒雅而之治器者非翼亮之才

見蕩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河蕩

焚舟取王官及郊汎茲五會

名也晨寔青桐大舩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舩也

者言船之在水如蓮漢宮殿疏曰武帝作花散落浮於川也容乎萬人

為豫章大船可載飛雲嘗見於吳國江表傳曰孫權

共送定叙別青翰曾聞於鄂君見歌賦鄂復有漢武

申汾河之歌見歌賦廣德有使門之諫將祭宗廟

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常乘輿免冠諫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刻

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穆滿之乘龍鳥穆天子傳曰

龍舟浮于大沼馬注舟以龍山松之望鳥鴈見江賦

或或以伐江陵之木漢書曰伍被曰吳王或以習昆

明之戰漢書曰武帝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檣檣

其至若翔螭赤馬詩林曰漢武始穿昆明池汎翔

甚清帝追思李夫人之傳不可復得懷然賦益首鴨

落葉哀蟬之曲釋名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馬益首鴨

頭象著船首吳志曰諸葛恪製鴨頭船汎越王之

三翼越絕書曰越為大翼中翼小翼船以戰黎督孫

權之伍樓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先登見號晉令

戰有小兒先登船飛鳥船飛雲利涉為謀易中孚曰

乘木舟亦聞蒼隼晨鳧王粲海賦曰乘茵桂之飛盧

虛也擊蜀賊王真真鉤得魚青雀船入小舫得陶侃

青雀釋名曰船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晉書曰陶侃

或造以為梁詩曰親迎于梁或藏之於壑莊子曰藏舟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天淵既汎於飛龍靈芝

亦浮於鳴鶴晉宮閣記曰天淵池有紫宮舟升進舟

舟岸上人驚戴延之西征記曰擅山向洛水道經

晉使瀕流皆相引蟻水中龍躍晉書曰晉將伐吳有
聚川側俯仰傾笑水不龍躍童謡云阿童復阿童
益州造大船聯舫順流而下遂建平吳之功阿童濟
也小字所以浮巨浸而濟不通為利斯博

車

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故車始於推輪文選序曰推

始因彼飛蓬淮南子曰見飛金輅則樊纓九就周禮

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

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勤條纓

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纓九就建大

為之樊讀如鞞馬大帶也纓在膺欽婁頰也當盧刻金

會賓客象路朱以朱飾也龍勤龍馳也白黑雜

色飾纓也條讀為條以條飾也龍勤龍馳也白黑雜

色飾纓也條讀為條以條飾也龍勤龍馳也白黑雜

之或駕於阜下沈約輿服志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

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或挽彼轅中後漢書曰江革

人挽或駕以阜下馬或挽彼轅中後漢書曰江革

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戒驅塵而出軌中禮曰國

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戒驅塵而出軌中禮曰國

塵不出軌當擊較以移風晏子曰齊人好擊較相犯

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較若夫朱英綠縻詩

者不祥下車去之然後國人擊較若夫朱英綠縻詩

公車千乘朱英綠縻注文茵暢較詩曰陰鞞我騏驎

朱英子飾綠縻縻也注文茵暢較詩曰陰鞞我騏驎

注陰揄軌也鞞所以引也公侯則紫蓋兮朱裏後魏

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乘輿則黃屋兮左肅朱書曰漢

侯同子阜蓋青裏乘輿則黃屋兮左肅朱書曰漢

羽蓋黃裏所請黃屋也加擊牛尾大如力戰則朱血

斗置左駢馬既上所謂左肅也擊音捕力戰則朱血

之漆輪始戰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自

豈敢言之疾譏則羣輕之折軸漢書曰中山靖王勝

吾子忍之疾譏則羣輕之折軸漢書曰中山靖王勝

輞象口鑲金伏波之思下澤見露賦注馬楚子之及蒲

胥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餒道于宋申舟

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長袂而起履及方載脂

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方載脂

而載牽詩曰載脂載豈弗馳而弗驅馬弗馳弗驅施

組銜壁折羽流蘇如金根加施組組連壁交結四角

五龍折羽流蘇陳平方交於長者漢書曰陳平家乃

門然門多輪扁俄譏其古書斷輪於堂下梓慶鑿謂

公曰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以其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徐則甘而不因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而臣不能喻臣

死矣故漢則婕妤辭輦漢書曰成帝游後庭欲與班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乃有變魏則先主

與晉戰叔山冉博駭茲載鬼塗載鬼一車或號追鋒

人子以投中車折戟或如流水氏行車注或因叔教而

通憶遠則乘之或如流水氏行車注或因叔教而

高史記曰叔教傳曰楚俗好卑車王以為不便與馬

王必欲高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

或鄙慶封之美左傳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不

可疾言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寧宜妄指禮曰車

效不沈慶之乘猪鼻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之朝賀常

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王道之驅塵尾晉書曰

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王道之驅塵尾晉書曰

馬道恐妾被辱遽令命駕別館以虞衆妾曹氏知抑

牛以進恭讓聞之賦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常之
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一短轆車長柄
塵尾導網絡朱絲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通德
大怒尾導網絡朱絲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通德
朱裏五品以上青偏德瑋徘徊黑耳安平王卿禮秩曰
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德徘徊黑耳安平王卿禮秩曰
給徘徊黑耳車一乘傅暢故葦則沛相後漢書曰袁
事口尚書令輶車黑耳後戶葦則沛相後漢書曰袁
葦車到官篳聞楚子左傳曰若教紛冒篳路蓋縷以
以清車到官篳聞楚子左傳曰若教紛冒篳路蓋縷以
縷縷衣蓋大路昭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竿摩借擬董卓別傳曰卓時人號為羊車趙簡妙
弊說苑曰趙簡子乘弊車癯馬衣狐貉之裘其宰
簡子曰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之心也服田老惡侈
善則益倨今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服也田老惡侈
說苑曰晉平公為馳逐之車挂之以犀備之羽立於
殿下羣臣得觀焉田老過而不觀平公大怒若口
桀以奔亡約以後敗是去車不大有牧野之陳書曰
取觀也平公曰善乃去車不大有牧野之陳書曰

我車二百兩虎賁三遠行有祖較之祭周禮曰大駟
千人與受戰于牧野遠行有祖較之祭周禮曰大駟
犯較遂驅之注行三日較祀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
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樂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晉書曰舊說黃帝子累相好至如巢望晉軍左傳曰
遠道道死故祭以為道神也至如巢望晉軍左傳曰
巢車以望晉軍注樓呼宋人使呼宋人而告之陳導
巢車車上樓樓呼宋人使呼宋人而告之陳導
留客以投轄導見井轄注陳網獻直而埋輪後漢書曰
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使七人皆奉
命惟網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遂奏梁冀等爾其奚仲初製山海經曰番禺生奚
罪京師震悚爾其奚仲初製山海經曰番禺生奚
以木為車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
子共創又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為車正具物以
時六材軒轅始作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俾時畧加
皆良名曰軒轅氏書著肇牽賈用孝養履父母詩稱
車故號軒轅氏書著肇牽賈用孝養履父母詩稱
孔博詩曰戎車孔稀膏棘軸之喻稀膏棘軸所以為

車類賦卷六

滑也然不鹽浦漆輪之樂漆輪賦曰鷺於鹽浦割餅

而食之或驅蒲輪石草木又漢書曰蒲輪安車以

微或駕皮軒漢官解曰馬有鹿車有丞相之容取吏

漢書曰丙吉為丞相取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

失士之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尹喜之占老君內傳

第尹喜嘗登樓望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桓榮稽古

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桓榮稽古

以荷賜後漢書曰桓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

勉可不魏舒喪子而承恩晉陽秋曰魏舒子亡詔給

散其淳于既同於炙車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

務故齊人謂之炙車者車之盛膏者吳楚亦聞於

徒轉車轉於北門外今日有能徒於南門外者賜上

宅民莫徒也初民爭徒之乃令曰明且攻城有先登

者賜上宅而後之民直如生而繼如附車輪圍者中規

方者中矩而後之材也如生如木從地生附如木之附枝

也方象地而圓象天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二十以

象日亦有節以鳴鸞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馬

動而鳴節下車以佩玉為度飾之雲母曰以雲母

和寫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飾之雲母曰以雲母

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貳轂

重牙與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倚龍伏虎與服志曰

乘輿倚龍伏虎靈文畫輅皇太子皇子諸侯亦聞

長萬奔而輦母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考叔爭而

挾輈考叔挾輈以孫與穎考叔爭車穎行澤欲行

山欲侔以行山則其踐地者侔上下等博國厚也故塗不附侔

以行山則其踐地者侔上下等博國厚也故塗不附侔

於鑿中不敬視之不過平五駕禮曰立視五駕式御之

必經乎三周禮曰御婦車而皆則有指南司方左思

賦曰俞騎路指南起於涿鹿帝與蚩尤戰涿鹿

皆迷路帝作指南車駟馬以駕兩薄令曰指南車

人駕士信播是矚車征記曰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

常指見肅慎之獻佳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

送聞鄭人之取玉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馬鈞

既洞其精微魏書馬鈞傳曰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

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解飛亦言其委曲尚方解

飛機巧若神妙思復有備其五色應劭漢官儀曰天

奇發造指和車復有備其五色應劭漢官儀曰天

四馬亦如之皆天子之車也名之七香魏武與楊彪

安車亦如之皆天子之車也名之七香魏武與楊彪

二乘青犢牛二頭具之輓車論語曰大車無輓小

哉矩以陰陽必矩其陰陽也者預理而堅陰也者

疏埋而柔是故火養其陰而濟諸其陽則輓雖不

華反摯杜林推之者鹿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而

音至杜林推之者鹿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而

故置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揚賢於

底世誰能行義我雖小晉武取之者羊披庭並寵者

人何忍殺義士因去晉武取之者羊披庭並寵者

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浴其所以引帝車駕牛聞張湯之

乃取竹葉挿戶鹽汁灑池以引帝車駕牛聞張湯之

禍漢書曰丞相長史朱買臣三人案插田信與張湯

居物致富上使讓湯湯自殺其母葬以牛車有張湯

無擲上聞乘騾觀劉禪之降魏志車降鄧艾禪諫趙

殺三長史乘騾觀劉禪之降魏志車降鄧艾禪諫趙

同之共處史記曰天子出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

人載於是上笑下同泣而下車餘戒甯戚之無忘子

有棧管子無忘在魯戚無忘在下車周道之行有棧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

有三材之輪周禮曰輪者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

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為固抱也注三

之鑿則車不行文軒六則大無四寸之鍵千秋駕之而入

宮漢書曰田千秋中故號車丞相安平御之而升殿起

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上臨軒彼傅祗與王道並優

容於殊晷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以足疾遜位不許

會宗詔令乘輿別有祥聞曠左禮曠左武則綏旌

禮曰兵車不上帝運斗以為用見星賦運中天子建

德以攸行禮曰天了以德東宮畫輪之制東宮舊事

初拜有畫王后重翟之名禮曰王后五路一重翟二

車不巾不蓋之狀續漢書與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

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為三望四望之稱曰晉氏有

三望車四望龍首天矯以銜龍首雀登時而立衡書

日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皆問關之牽載脂詩曰

文獸伏軾龍首銜龍首雀立衡問關之牽載脂詩曰

車之菜莖之輞尤精良白槐之契作車常取大及夫

金薄繆龍之飾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

為輿倚較武剛陷軍之制漢書曰衛青伐匈奴以武

靈文畫輪武剛陷軍之制漢書曰衛青伐匈奴以武

也衡乾之上並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

行啓敵家之如輕兮如軒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

左實兮右偽乘車者左實右偽以飾先輿曳柴而從

之四輪起於王莽漢書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

官籍言此似輜車非仙在物也平上本乎梁冀東觀漢

平上輜車張季荷劉詡之仁謝承後漢書曰穎陽劉

進詡逢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汝南受晉武之賜

王亮追錄武帝賜汝南或以香衣為號晉太康起居注

賜香衣或以畫雲表麗漢書記曰武或輓廣而作賂

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輓車淳或輓廣而更貴

正書曰漢世賤輓車而貴輓或為輓以共輓老子輓

無有車之用或駢衡而挂全盛之時車挂惜人

肩墨開撰地 巷出由於鄭人左傳曰楚代鄭鄭人

且巷出轍亂知於曹歲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勺齊

可下視其轍登轍而望之曰可矣大國難測至夫專

防風之骨家語曰吳伐越陳會稽獲神骨一節專車

山防風氏後至見長狄之眉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

九叔孫得臣射中其日身橫仕俄聞於生耳

生耳瑞或見於垂綏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

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仁德盛山

綏然立則剛金為輞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立

國使者衣雲霞之布經百餘國獻此翅鳥以玉為其

沸海有蛇洲蜂吟鍊峴削繩車輪皆剛金為輞

如石師朝欽幾盡沸海起如沸煎也魚鱉皮骨堅強

近經蚩州則以豹皮為屋於屋中推車經蜂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塗五十年而至洛也

高肱則從風以飛駭見蜂賦飛車初美晏子之能讓說

曰晏子朝乘敝車駕馬景公遺之幣車乘馬三反

義修其衣食而不顧其嘉宰子之見辭孔子曰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為

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

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窮妙之浮音宰

夫子遇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

惡記里之用鹵簿令曰記里白鷺等車花駕四

正一人在車執弓黃鉞豹尾之儀鹵簿令曰黃鉞車

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斯國容之為盛見

衛隊正一人在車皆武介朱代

文物之彰施

鼎

夫鼎者鑄九牧之金而調五味者也說文曰鼎三足

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夏氏象物左

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罔施莫能逢之

曰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維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錫大輕也成王定鼎

于郊鄭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周鄭人鑄刑

鼎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於魯有壽夢之賄公亨魯六

馬荀偃束錦加璧乘衛有孔悝之銘禮曰衛孔悝之

祖莊叔左成公隨難于漢陽即官宗周奔走無

射落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風夜不解于文銘若纂危見魚游

之書功沉張陵之刻丹經刻丹經曰張陵得仙鼎十鼎

識元常之受賜帝在東宮賜五熟鼎元常魏文嗟主父之

見烹漢書曰主父偃曰丈夫生爾其形觀附耳曰鼎

絕大謂之鼎圓弁上謂之鼎附耳外謂象聞折足曰鼎

之鐵注云鼎耳在表鼎音茲武音翼漢武帝登泰山鑄一鼎

覆公餗或刻以萬壽鼎錄曰漢武帝登泰山鑄一鼎

海寧萬壽無疆四或文之五熟鼎錄曰漢景帝鑄一鼎

而為之其形若瓶無文則有陸遜破備陸遜破備

備軍鑄一鼎其蕭何紀功鼎錄曰蕭何為丞相鑄一

紀功鼎或云味旦以猶怠銘曰味旦晉叔向曰謙鼎之

或云三命而益恭禮曰宋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而亦

伯之諫魯公左傳曰宋莊公欲滅宋自諫曰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洛邑義曰猶或非之而况將復開扛自項王

漢書曰項舉由秦武舉龍文之鼎絕續而死遺以子

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宣子私焉曰寡君寤疾

羽山其神化為黃龍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晉侯有

之晉為盟其或未之祀也乎羽淵實為夏郊晉侯有

鼎注云方鼎皆所貢旌夫魏祖鼎錄曰魏武造一丈

陣之能既表太師之名鑄錄曰董卓為太師亦為王

商而鑄鼎錄曰王商為單于長帝爾其銅炭生毛

日漢宣帝建章銅人炭生毛以玉璜出渭

為美祥鑄一鼎見彼汾陰漢書曰漢武得汾陰寶鼎

刻其文曰黃鼎見彼汾陰藏于甘泉羣臣上壽賀陛

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天祚齊于

泗水史記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

不得又曰望東北直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中今

光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使使治列之柏寢日廬漢

鼎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在柏寢臺見陳而初祭

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陳鼎於祖廟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

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動之而必資九萬戰國策曰

周求九鼎願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討畫以鼎

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

兵還罷率至齊口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

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渾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入梁

鼎必不出齊王曰將寄塗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華廷之中其日久矣若欲入楚鼎必

不出鼎者非效醯壺醬說可懷藏提挈非若鳥集鳥

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器械備具擄鼎上

乃止切鑿之而亦須十二周禮曰一舉鼎十有

既不汲而自盈亦不炊而常沸晉中興書曰神鼎

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細細之氣自然所

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

得美陽者表厥尸臣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

周之臣官此拘邑賜爾寫旗黼黻明戈此鼎鑄荆山

青當乎天紀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出

青萃而見負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行

鼎今至

知今至

日鼎在

鼎一

蕭子

子華

分器

王其

與我

乎對

曰與

君王

哉觀

象犧

易利

金玉

楚

子之

求分

器

左傳

曰楚

鼎在

荆山

之貞易曰鼎黃耳金鉉大言無不利致用王家有崇貴之異日
崇鼎貫鼎天子之器也注崇貫皆國名

事類賦卷之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飲食

茶酒

茶

夫其滌煩療渴

唐書曰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謂人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

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

換骨輕身曰陶弘景雜錄

州者此顧渚者此蕲門者

換骨昔丹立子

則有渠江薄片

茶譜曰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雲垂綠脚

茶譜曰袁州之界橋其名甚著不若

露

浮碧乳茶譜曰發州有舉岩茶片方細挹此霜華

茶譜曰博巽七誨云蒲桃宛奈齊柿燕粟常陽黃梨

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寒溫既畢應下霜華

茗却茲煩暑四月四日摘揚桐草搗其汁伴米而蒸

猶鑑藥之類必啜此茶乃清文既傳於社育賦曰育

神和內倦精思亦聞於陸羽著茶經三卷若夫擷

此卑盧廣州記曰卑盧茗之別名京茲苦茶爾雅曰

注樹小似槐子早採者為茶晚桐君之錄尤重

巴東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仙人之掌難踰茶譜

又白茶狀如垢子其色稍白

陽縣有溪山仙人豫章之嘉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

掌茶李太白有詩

星濟道入於八公山濟設茶茗王肅之貪酪奴之楊

尚味之曰此甘露何言茶茗

重齊魯大邦而愛茶小國謂肅口知不

不如此復號茗飲為酪奴

風專習名飲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

倉頭水虎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

譏會雖設茗飲耻不復食後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

中元又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虎多少蕭正德不

曉又意答下官錄曰琅琊王肅昔仕南朝好茗飲難

舉坐笑焉又魏錄曰琅琊王肅昔仕南朝好茗飲難

羹及過此魯齊之大邦魚此邾莒之小國唯茗飲不

之長羊比魯齊之大邦魚此邾莒之小國唯茗飲不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事類賦卷一

二

茲水厄世說曰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擢

彼陰林陸羽茶經曰昔茶欲茂法如種瓜三得於爛

石陸羽茶經曰上者生黃土先火而造乘雷以摘

日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

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

疾二兩當限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能祛宿

而病瘥時到城市人見容貌常若年三十餘眉髮綠

矣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鷲獸時出人跡稀到

之前吳主之憂韋曜初沐殊恩飲無能不過率以七

升為限雖不悉入口漉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

以為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晉書曰陸納為吳興

青既至請納所設唯茶果而已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

及安夫納杖依何城吾素業別有產於玉壘茶譜

畢關外寶唐山有茶樹產於懸崖造彼金沙茶譜曰

興縣啄木嶺金沙泉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

泉頃沙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

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既洞矣太守或還旆三等

為號茶譜曰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火井五出成花

茶譜曰茶之別者枳殼牙杷牙杷牙杷皆治風疾

花茶者其片早春之來賓花茶譜曰涪州出三般茶

次白馬最橫紋之出陽坡茶譜曰宣城縣有山小

下涪陵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復聞滄湖

嘗薦為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復聞滄湖

含膏之作茶譜曰義興有龍安騎火之名茶譜曰龍

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柏巖兮鶴嶺茶譜曰福

佳又共州西山白鳩阮兮鳳亭茶譜曰穆州之鳳亭

山飛雲曲水二寺青峴嘉雀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

盈茶譜曰蜀州雀舌鳥嘴麥顆蓋取其嫩牙所造以

翼者其葉嫩冬牙早秀茶譜曰蒙山有壓膏露牙不

折麥顆先成注見上或重西園之價懷太子傳曰統遷

諫曰今西園賣醯麪茶或侔團月之形茶譜曰衡州

茶蓋子之屬屬敗國體或侔團月之形茶譜曰衡州

之西鄉茶研膏為並明目而益思本草拾遺曰臯盧

之皆片團如月並明目而益思苦平止渴除痰不

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豈瘠氣而侵精唐新語曰右

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者茶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

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竭矣

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又有蜀岡牛嶺茶譜曰揚

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又有蜀岡牛嶺茶譜曰揚

隋之故宮寺枕蜀岡有茶園其味好洪雅烏程茶譜

香如蒙頂也又歙川牛梳嶺者尤好洪雅烏程茶譜

州洪雅丹陵昌合依製餅茶法如蒙頂吳瑤澗紀號

與記曰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苑瑤澗紀號

茶譜曰有小江園明月紫筍為稱茶譜曰蒙頂有研

紫碧澗紫茶更簾之名紫筍為稱茶譜曰蒙頂有研

作紫陟仙厓而花墜茶譜曰彭州蒲村柳口服丹丘

而翼生天台記曰丹丘出至於飛自獄中廣陵者老

帝時有老姥每旦擊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

且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執

而繫之於獄夜擊所煎於竹裏高士張志和奴婢各賜

賣茗器自備飛去煎於竹裏茶譜曰唐肅宗嘗賜

日漁童使捧釣為夫妻名之曰漁童樵青使人問其故竹

裏煎効在不眠茶令少眠真功存悅志神農食

有服怡志或言詩為報茶譜曰胡生者以古嫩每因

有力怡志或言詩為報茶譜曰胡生者以古嫩每因

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而嗜茗感于茶茗之惠無以為報後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鈇鈇詩柳當是柳惲也或以錢見遺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居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若朽壤豈忘窮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復云葉如拖子花若薔薇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白川峽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啜之樹如瓜蘆葉似拖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折樹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日茗五日茶二日檟三日護四輕風浮雲之美霜筇竹箴之羞茶經曰茶千類萬狀畧而言之有如胡人鞞者輕蹇拂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箴者其幹堅實艱於蒸搗故其形籠篋焉如霜筇者莖葉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萎萃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唯采至于封七經日胡鞞至霜筇八等籊篋音離師唯芳茗之為用蓋飲食之所資

酒

魚鬣于留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詩若夫儀狄初制戰國策曰帝女儀狄造酒美而禹疏之少康造始儀狄初作酒醪變五味九投百品之精以糶麥以成醇醪酒少康作黍酒九投百品之精以糶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貌甜醪九投澄清一宿三重之美文曰醇酒也醪薄酒也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醪三既陰重之酒也醪薄酒也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醪三既陰陽之相感麴醱黍為酒注麴陰也相得而沸是故動也亦吉凶之所起惡也一日酒造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挹此思柔詩云思得柔順中其蘇旨酒思柔注云飲美酒誦茲反耻詩曰彼醉不此飲不醉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不者則立監使視之反耻未醉者耻罰之則有優韋曜而賜酒令皆醉也反耻未醉者耻罰之則有優韋曜而賜

辨見茶賦吳注為穆生而置醴漢書曰楚元王敬禮

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人

將鉗我於市定國數石而精明漢書曰于定國飲酒

遂稱臥疾市定國數石而精明漢書曰于定國飲酒

明鄭玄一角而温偉漢書曰大將軍表紹總兵與州

至乃起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三日僕射晉書曰周

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飲三日僕射晉書曰周

射為僕射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百錢阮子

賦或掛陳諫每唱於迴波唐書曰李景伯景龍中為

杖頭注陳諫每唱於迴波唐書曰李景伯景龍中為

貴戚內宴酒酣迴波樂其喧雜失禮次至景伯

歌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

為之散時人稱之養性亦澆於纍隗世說曰阮籍何

故須澆之如枕曰阮籍曾中纍隗爾其樂茲在鎬詩曰

樂在鎬豈挹此如澠如後傳曰晉侯先穆子白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川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法

有酒有坻有肉如陵寡人中山與晉代興亦中之法

鄭君之能釀抱樸子曰鄭君釀酒法雞子大一丸

一斗水立憶劉伶之解酒世說曰劉伶持器泣諫曰君

飲美酒大過非擗生之道伶曰我不能自禁唯當祝

神善之耳便可具酒肉從之伶晚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醒婦人之山濤既聞於

言慎不可聽便飲酒御肉隴然復醉帝欲試之陸納

八斗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陸納

才堪於二升温晉書曰陸納將為吳興計辭曰温因

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復云何曰素

不能飲止可二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復云何曰素

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唯飲有酒一斗鹿肉一升

王坦之乃尋在坐及受禮唯飲有酒一斗鹿肉一升

客驚愕以備杯酌餘澄温及賓客並數其率袁温便

有斗以備杯酌餘澄温及賓客並數其率袁温便

物中厨設精饌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晉書曰陶侃每

酣飲極歡而罷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晉書曰陶侃每

酣飲極歡而罷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晉書曰陶侃每

酣飲極歡而罷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晉書曰陶侃每

日滅盾之飲蕭介謝奕之逼桓温温晉書曰謝奕方桓

司馬因以酒逼桓温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何

怪行朱虛之軍法見何賦注朱虛醉丞相之後園史記

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約末日夜飲醉酒之卿大夫

及賓客見參不視事皆欲言至者參飲醉之終莫

得言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夜歌呼從吏惡之乃請

亦歌呼與或投醪而感義有饋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

河令將士近迎流飲之夫一筆醪不能味或舉杯而

殺人張績為相州路經郢州綸引吳興規為賓客

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

子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

曾聞於指口別指蕭口謝融為吳興弟潘於在廟者

致飲此物勿謂人事管仲嘗憂其棄身公飲管仲酒

力飲其半臣以酒入古山古出言飲之孔借酒詩曰

失言失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飲之孔借酒詩曰

和旨飲樂此今夕夕君子維宴營彼糟丘南史曰陳

逸而沉湎過差尼子秀致書諫止溺滋窰室鄭伯有

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子良持鎗以乍進齊書

焉朝至未已注窟室地室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拔華

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

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下敬則自捧有解延之據

鞍而自適知報據索酒得好騎馬遊里巷遇舊既

營度于五齊周禮曰酒正掌三盞齊四緹齊五泔齊

注將者成而滓益者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合節白

孟冬命有司林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

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

或遺羊祜而弗疑晉書曰吳陸抗與羊祜之推僑札有

疾結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折張昭而屢屈吳陸

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昔師尚父九十擁旌仗鉞猶未告

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令之事將軍在先何

謂不養老也昭卒嘉皇甫之質厚此齊書曰皇甫亮

無辭遂為盡爵嘉皇甫之質厚此齊書曰皇甫亮

宣親結飾屬有物下司各列勤情亮三日不省文

容鄙王琨之儉齊書曰王琨儉於財用酒則有眠

畢卓之獲晉中興書曰大則未畢卓為吏部郎比舍

掌酒者謂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入步兵之

部也卓遂引主人釀於瓮則取醉而去

厨世說曰阮瞻聞步兵厨有貯酒數飲瀛洲之玉膏

百斛及善釀者乃求廚有貯酒數飲瀛洲之玉膏

見賦灑灑挹南岳之瓊絲南岳夫人傳曰大人亦聞

洲酌酒灑灑挹南岳之瓊絲南岳夫人傳曰大人亦聞

醉裏遺冠韓子曰齊桓公飲酒所遺其冠也

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固出薄壘頭加

罪處三日而民歌之口公胡不復遺冠乎

冒後魏書曰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知而禿周文帝偏

中所養顧常於室內置酒十餅新一斛上皆加帽欲

戲乎字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其無禮何為

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

大銀鍾之寵思話見琴賦泉石方縹醪之賜崔浩

笑銀鍾之寵思話見琴賦泉石方縹醪之賜崔浩

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

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

其味也裴粲則勤以獻誠帝出洛濱粲再拜上

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曰舞成之以酒

我飲何察口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

微誠帝為之飲陰鏗則仁而獲報與賓友

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座皆笑鏗曰吾儕

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亂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鏗

嘗為賊擒或求之獲逢括頸於消難郎司馬省黃門
免鍾問之乃行觴者留宿難門並閉取車輪括消見
過高季式與之酬飲留宿難門並閉取車輪括消見
傾家之次道所貴恢每云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恢
言其能復聞孔羣喻之糟肉世說曰鴻臚孔羣好飲
溫克也復聞孔羣喻之糟肉世說曰鴻臚孔羣好飲
見酒家覆詔布乎不父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乎
乃更堪父羣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林米
不事孫朝積年麴封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朝
步糶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政道之
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
兵刃交於顯父之錢百壺屠顯父錢之清酒百壺唐
前不知也顯父之錢百壺屠顯父錢之清酒百壺唐

堯之舉千鍾酒孔叢子曰平原君與了高飲強子高飲
路監盃尚飲百榼古之賢豈顧季鷹之身後張季鷹曰
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時獨不為身後名也張蒼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復飲

且醉高歡之手中後魏書曰齊神武帝嘗在司
道日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崇乃冬釀兮夏成周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如
止釀兮夏成周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如

吾飲汾清二杯揚州物之曰亦云王瞻三術
吾飲汾清二杯揚州物之曰亦云王瞻三術

瞻不廢薄領武帝每稱瞻有二三術射棊酒也
瞻不廢薄領武帝每稱瞻有二三術射棊酒也

五罪左傳曰晉侯將伐潞豐舒大夫皆曰豐舒有三
五罪左傳曰晉侯將伐潞豐舒大夫皆曰豐舒有三

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
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

也漢有長樂之儀史記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
也漢有長樂之儀史記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

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子弟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
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子弟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

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
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

時一且醉高歡之手中後魏書曰齊神武帝嘗在司
時一且醉高歡之手中後魏書曰齊神武帝嘗在司

道日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道日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

尊卑次第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功法舉不
 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
 乃今日知為吳有釣臺之會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
 皇帝之貴也吳有釣臺之會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
 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
 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推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
 耳公亦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一斗
 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河東之賜後周書曰文帝即位禮敬逾重乃為詩以貽之不
 復得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物有司千日中山之醉
 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道遙公沽酒酒家與千日
 博飲之至家大醉其於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
 醉始醒俗視之云已葬於一醉千日蘇微為之而成疾
 醉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畧少醒日文帝詰責口
 何得慶封為之而易內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
 而飲酒注內實寶物至若老羗之渴拾遺記曰晉有
 妻妾也移而無髮家

水充不足以漬麴藥八數之不足以為蒸薪七澤之
 麴受以朝歌守復領且為馬園時賜美酒以樂餘年
 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羗不復呼渴
 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
 焉次公之狂賀司隸蓋寬饒東鄉特坐許伯白酌曰
 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也次公寬饒字相
 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乃酒也次公寬饒字相
 公之接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荆州時出酣暢人載
 歸醉而無所知接離脫相如之鵬鷄如還成雜記曰
 乘驄馬倒著白接離脫相如之鵬鷄如還成雜記曰
 酒與卓文君為歡故其成禮而弗繼以淫子傳曰陳公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六繼之辭曰臣上其書無量而
 未上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子傳曰陳公
 不及於鬪酒論曰夫子推唯公榮而不與晉書曰王
 籍飲時兗州刺史劉和字公榮在坐籍何以酒少酌不
 及和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答曰不

勝公祭不可不與飲戒公祭則獨崔暹而可勸後

靜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公

謂大夫飲之能飲者不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禮疏而

賢魏畧曰太祖時禁酒而人清酒為聖人故湛酒泉而在

地瞻酒旗之麗天曹見上文舉謂味無百末漢書曰百

末酒價重千錢論曰孝靈帝末百文嘗美味於鄰

湖所謂醇酒晉平吳始薦御酒於廟是也酌不極於

青田甚淳美飲盡更注水隨後成酒名青田酒味復

開敗見宋樽厨山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

三軍之士皆有亂色然以勝敵不亦難至消秦獄

目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蠶赤如肝頭

曰此為怪氣必秦欲處也上使按地圖果秦獄地刑

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蠶置酒中左消後屬車

此故也或以青州作號酒世說曰桓温有主簿善別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或以建康為目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

名傳上頓不醒白號上頓時以大飲為上頓或連目

也味稱美祿漢書曰酒者天之養也百福之會

阮孚以金貂相換見冠賦金淵明以葛巾見漉味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下今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姓賜卿大笑邯鄲被圍南

曰今未至曲阿之酒以待百姓賜卿大笑邯鄲被圍南

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酒於

趙酒薄遂圖邯鄲故步白楊之野陽尹嘗步驟白楊

如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

相坐黃菊之籬見秋賦白不高允敗德以為訓後

高允被劾論集往世酒之敗元忠坐酌而自怡後

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元忠坐酌而自怡後

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元忠無政績及莊帝崩棄官

奉迎神武謂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門不能吐脯者以告神武還吾刺或取陶陶之樂

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還吾刺或取陶陶之樂

賢其酒德頂曰本聖承無惜街杯救陶陶或矜抑抑之

儀既醉止其未飲必使注其樂陶陶或矜抑抑之

昌洽林之貢帝命杰公記曰高昌遣使獻蒲桃乾凍酒

是洽林三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

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蒲桃

者終年不壞今嗅其氣酸高寧西域蒲桃之味唐書

酒滑而色淺故云然杰音竭西域蒲桃之味唐書

桃實於苑中種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

益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醜或以蟹螯俱執畢說世

杯拍浮酒池便足了一手持酒或以瓠肩並賜被公記

入關項羽至與沛公會謀因擊沛公焚會制帶劍擁

王曰賜之彘有則有一生彘肩會覆楯於地技安

辭禮有生禍之語禮曰夫豢豕為酒非以流生禍也書

著崇飲之旨書酒自誌曰文王詰教小子成王畏相不

自暇自逸矧邴原有廢業之憂魏志曰邴原有能飲

日其敢崇飲邴原有廢業之憂魏志曰邴原有能飲

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至陳則

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

本能飲酒但別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

安坐飲酒終日不醉范秦述傷生之理初書曰范秦

士外第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

累旬及醉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

規者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荀忘濡首之戒濡首曰飲酒

節將貽腐脅之斃晉書曰周顛善飲至一石過江

出酒二石對飲而罷明日故三爵以退飲酒也受

頭如故視客已腐脅而死故三爵以退飲酒也受

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油油敬悅貌而百

注酒肅敬貌言音聞言言和敬貌油油敬悅貌而百

拜成禮禮曰一席之禮賓主百拜所以喻之於兵而

譬之於水也南史曰陳暄好酒沈酒沈子秀致書諫

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談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

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

醉美哉江公回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與共論酒矣

事類賦卷之十七

事類賦卷之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禽部

鳳

鶴

鷹

鷄

鳳

伊九苞之神鳥

論語摘襄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

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誦仲色光彩冠短周距銳鈎音激揚腹文戶宋均注緯五緯也天度也周當作朱稟至陽之純粹鶡冠子曰鳳鶡火

戶所由出入也既負禮而蹈信亦戴仁而纓義抱仁纓白義斧亦負

禮曾黑向智瞻玄扈而來思帝王世紀曰黃帝齋于

足下黃蹈信

雞頭燕啄龜頭龍形望黃紳而必至韓詩外傳曰黃

平未見鳳凰乃名天者而問之曰鳳凰何如後蛇頭

鳳首戴德頰揭義背負仁足履正鴻前而麟因離珠

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宮中鳳掖日而至焉因離珠

以遞飼淮南子曰南方有鳥名為鳳天為生食其樹

起以三頭遞珥也與孟虧而俱逝括地圖曰孟虧人首

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隨焉止於丹山夫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

實孟虧若乃感六英而鼓舞德作樂六英鳳凰鼓翼

而聞九成而來儀書曰蕭韶九成應升中而降止禮運

鳳降龜龍假覽德輝而下之賈誼甲屈原曰鳳凰期

之歎河圖之不至論語曰子曰鳳鳥不至知周德之

云衰論語曰鳳兮鳳兮嘗遊郊藪禮曰天不變其地

情則鳳凰在郊數鳥獸詎集藩籬宋玉對楚襄王曰

絕雲霓負蒼天蕭籥之鳴則有揚雄之吐西京雜記

太玄夢蕭史之吹列仙傳曰蕭史弄玉同居數十年

鳳臺夫婦止其上一賞僧綽之戲宋書曰王曇首與

日皆隨鳳凰飛去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於懷亦

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處子僧度累十二博碁既墜復不稱其長伯父奪荀勗之池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遷

強稱其事失之甚罔罔或有賀之者見夢既名於張鷟歸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唐書曰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赤紫色大鳥五綵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

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為鳳之佐吾兒為祥曾貴於穆之集于庭相人韋叡曰子必協贊大猷復有感唐

堯而負圖合咸圖曰堯生丹朱與太尉舜觀鳳負

章曰天教帝也為少昊而司歷我左傳曰少昊對孔子曰

符璽五字也為鳥師而鳥鳴彼高岡詩曰鳳鳴矣于

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鳴彼高岡詩曰鳳鳴矣于

朝陽食茲竹實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止或五雛而

十子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又曰鳳生或三文

而五色帝王世紀曰黃帝坐于玄扈有大鳥其狀如

文曰降長樂而止上林漢書曰五鳳三年鳳集長

覽九州而觀八極天地老對黃帝曰鳳能入極物通或

高蹈於大皇之地楚辭曰獨不見焉鳳之高翔大皇

下或傳聞於君子之國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復有

巢阿閣尚書中候曰黃帝時天閣氣休止東園見上

或因之而作殿漢書元帝時鳳集或為之而改年

漢書曰元帝時鳳凰既畫象於宮中武生於濟陽日

五集乃改元五鳳更鑄銅於殿前郡國奏鳳凰一三見

鳳集濟陽故宮更鑄銅於殿前郡國奏鳳凰一三見

中皆畫鳳凰方亦有飲湍瀨於砥柱濯羽翰於弱

水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飲或因惡殺

而來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或為好文而止帝王世紀

則鳳或煎膠而續絃四洲有弱水絃之為毛不可越

鳳上多鳳麟數萬為羣仙家煮鳳身及麟角合煎作

劍斷或以毛而免死拾遺記曰周煥質二口青鳳之

厲王流竊人得之有罔大碑者王慈捷對於此雞書

曰青鳳毛贖罪片毛則准千金王慈捷對於此雞書

候僧度因往東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字超宗嘗

公答曰慈書比大承天解朝於將子為著作何承天

人猶雞之比鳳

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樂之常呼
為姝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耶

超宗既美於得毛宋書曰謝鳳字超宗有文辭補新

差賞謂謝在曰超宗殊有鳳毛特在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座坐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兒乎超宗曰隆

且待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超宗徒跪還內道隆名曰

覓毛至閣待江夏亦工於學尾齊書曰江夏王鋒年

高帝使學鳳尾詔一學以觀麟賞鳳尾觀其戴德揭義

履正負仁問天老而知狀黃紳注上帝瑞帝舜而司晨

尚書中候口帝舜曰朕惟不又於百豈復將鷄鶩而

競粒抱井子曰鷄鶩與鳧鴈而同羣者哉

日鳧鴈皆安夫梁藻至知鳴若蕭笙帝時鳳巢阿閣

其飲食也必自音同金鼓夫鳳小音金鼓資長風以

舉翰唐書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命之力乃作

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集軒丘而載舞軒海經曰

鳥自歌鳳其羽翩翩飛詩曰鳳其羽其鳴錚錚

上妻敬仲其妻古之曰吉鳳于晨云賀世論語曰

飛和鳴錚錚有媽之後將育于姜晨云賀世

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扶集曰歸昌

固常晨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鎮星順而必至

暝鳳逆行天樞得而下翔運斗樞曰天出丹穴而德

茂文曰德翼文曰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名曰鳳首

降紫庭而道先鳳翔兮紫庭余何德兮威靈將九

雛而並至三石為雛在延明門外道西與四靈而効祥

靈麟鳥龜龍是謂是靈四或刻木作形自口中而銜

詔著鳳口中侍人以百丈糾純地轆上詔書五色紙或
以金為象從樓上以投漳安金鳳鳳二頭石虎將展
水中一頭入漳河會晴日見於

鶴

伊羽族之宗長在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有胎化之

仙禽以驗物有胎化之仙禽羣鸞鳳以遐鶩相鶴經

六百年飲而不薄雲漢而高尋子相鶴經曰鶴二年落

伏復五年羽翮具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相

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若乃引負吭抗纖趾經曰

緝足慶節洪鼎動商陵之悲操見琴賦商舞晉平之

清徵昇琴賦亦云清徵翔集既聞於介象神仙傳曰介

往祭之以象所集坐感召復復以於簾史曰簾史

善吹簫能陶侃之墓頭弔客陶侃別傳曰侃下男

不哭而退儀形射異知非常人周穆之軍中君子

子為猿為鶴王南征一軍盡化為沙至若集蘭巖而顧步

鶴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

成此鶴化止金穴而迴翔山告君內傳曰茅盈留任不

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連金陵江湖據下流

豈復畏鷓鴣之羅網白鶴別傳曰那君所謂云中誠

以知天地之園方離騷曰黃鶴兮知天地之園方亦

有飲巨蒐之獻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玩崑

崑之舞瑞應圖曰黃帝集崑崙以田饒北之而去魯

舞舞眾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

黃鶴一舉千里止君園也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

而說楚師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於江海

者方修故矢治增夕將加已於萬自西北而遙集

而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五羅列成行

而喧闐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與夫人及女食蒸魚

不殊孺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吳市西金鼎玉杯

周王之飲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岱宗漢帝之壇

又若鳴必戒露見露則皆白非日浴於谷而白鳥

而黑或馭於江夏之樓樓其傳曰荀環字叔璋潛

駕鶴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曰自霄漢俄頃已至乃

騰空而辭去跨鶴或飴以潭臯之粟拾遺記曰周昭

青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潭觀其瘦頭露眼相鶴之

上相瘦頭朱豐毛疎肉相鶴經曰豐而肉疎既鳳翼而

龜背亦燕膺而鼈腹鶴出宣王見誨於聞天鳴誨曰鶴

至若比鳧脰而為長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匪鳥

賦見王喬遼東見丁令之還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

於維氏注遼東見丁令之還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

人歲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井何不學仙塚壘壘

又若鳴必戒露見露則皆白非日浴於谷而白鳥

而黑或馭於江夏之樓樓其傳曰荀環字叔璋潛

駕鶴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曰自霄漢俄頃已至乃

騰空而辭去跨鶴或飴以潭臯之粟拾遺記曰周昭

青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潭觀其瘦頭露眼相鶴之

上相瘦頭朱豐毛疎肉相鶴經曰豐而肉疎既鳳翼而

龜背亦燕膺而鼈腹鶴出宣王見誨於聞天鳴誨曰鶴

至若比鳧脰而為長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匪鳥

王也鶴鳴于九王莽傳方於漬穀醴漬穀種學仙

皇聲聞于天

至若比鳧脰而為長

王也鶴鳴于九

羣而可亂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野鶴之在雞羣

戎曰君復不賦聞鮑昭之美鮑昭賦詩播齊高之善

見其父耳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擬被徵為黃門

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諫之曰八風舞劔

翻九野弄清音一擁羊公既訝於不舞君嘗稱劉尊

祖於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為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

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庾域嘗驚於忽見梁書

域毋好鶴突域在位營求致鳴九臯而寥唳見出華

亭而倩練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

遊衛國而乘軒軒者將執國入受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實有祿位向耶溪而取箭魯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

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箭頭有南風至問何所欲

固一舉而千里豈耳目之近翫者乎世說曰僧支道

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

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喪意林公曰既有不

近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鷹

伊鍾山之鷲鳥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

精炎稟金方之勁氣含和德之明輝見上淪瑤光之

純粹春秋運斗樞曰鷹或聞於蒼成千日隋魏彥深鷹

成蒼或重其指如十字魏彥深鷹賦曰指盧若乃點

血散花之狀魏彥深賦曰如錦細散花如草眸金距

之名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鷄既在

南而為鷄晉書曰崔洪清厲骨棘來自博陵在南為

為鷹在此亦與鷓而為兄古樂府曰鷓之兄亦有下

命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太守桓虞署以為

良鷹中畫壁如真技藝嘗於廳事壁自面一蒼鷹見

者皆以資僧達之馳獵尚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

士自放鷹犬弗復遊獵願教行父之事君左傳曰季

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誅之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唐則斷脰而見放唐書曰

聯任去舊苑中有籠鷹悉斷漢則斥賣而不用東觀漢

鷹皇太后臨朝上林逐黃犬於東門史記曰李斯臨刑

門蒼鷹出蔡東擊鵬雛於雲夢幽真錄曰楚文王好獵

煙燒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敗余耶答曰若効於雉

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凝翔白不辨其形鷹便

聳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度

其兩翅數十里莫能識有博物至若梁冀貪而見

求益都者舊傳曰廣漢馮翊為謁者逐單于至雲中

之使人擊鷹而亡也顯大亮忠而不虧唐書曰太宗

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謂令獻

朕是陛下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

之金盃以馬融既美於出籠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

間放狗逐康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要離亦聞於

擊殺離將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故其威同尚父時

維師尚父名傳至都漢書曰至都為濟南魏帝以秋

吟見重魏文帝答繁欽書曰吟侯文以嚴霜行誅賦候

職注支遁則愛其神俊建康實錄云之遁好養鷹馬

神元坦則肆其畋漁三國典畧曰元坦為冀州刺史

鷹犬常數百頭置網十餘車自至於驚警靡失於為

鳩禮記月令曰鷹鷂處暑不差於祭鳥之周書曰處暑

鳥逐不仁者子產對曰視民如子始知然明者問為政焉

鷹鷂之逐名爽鳩者少皞爽鳩氏少皞為鳥師而鷹

也又若翮短飛急散長起遲魏彥深賦曰雙散長者

大雌小雄彥深賦曰雌則形小如毛減肌離手夜更火宿

微如其毛時令既傳於學習禮曰小暑爾雅亦號於

飛翬爾雅曰鷹隼其飛也亦聞惡彼足黃彥深賦曰赤

黃足細骨小肘住不可呼舉欲其食疾彥深賦曰疾

有命免無病漢書曰鷹隼未擊禁於未擊漢書曰鷹隼未擊

曹公魏志曰呂布使陳登詣太祖因登求徐州牧不獲

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

譬如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然如養鷹飽則

去布乃解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翼晉書載記

請至鄴拜墓符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

人飽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急其

堅不從去果不還

鷄

伊頽鷄之彩質爾雅曰連絕有力奮頽音奈實淪英

於玉衡衡運斗樞曰玉衡取巽之象易曰巽為雞注雞

火之精春秋說題辭曰雞鳴以類感也翰音見號禮

宗廟之雞 燭夜為名 古今注曰雞 賓孟既觀於斷尾

左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尾 州綽亦效其先鳴

其齊在公朝指不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 州綽亦效其先鳴

郭晉代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或以占戎馬之象 南

子動而戎馬驚 或以認蒼蠅之聲 詩曰雞鳴思賢

朝既盈矣 則鳴蒼蠅之聲 若乃五指金駁 廣志曰雞有胡溝五

花冠承露 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 春承露雞南越季平

既銜於芥羽 邱氏亦誇其金距 左傳曰季氏芥其雞 邱氏為

或養之而攘火 雞養之攘火 羅浮一名山 或畫之

而帖戶 雞索葦注 孟嘗效之而獲免 史記曰孟嘗君

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者 燕丹為之而得度 燕丹子

子丹質於秦 逃歸到關 至於三尺 曰鷦 爾雅曰雞三

能職在鳴晨 太玄經曰雌雞 性惟司夜 韓子曰使雞司夜

即位南宮大赦於殿門 外建金雞 不識其義 問於光

祿大夫司馬膺之 對曰海中曰占曰天雞 星動當有

救帝王儷金馬而為神 漢書曰方士云益州有金馬

使王褒復有越雋長鳴 越雋長鳴 雞即下 海驗之

冠刻無差 一鳴 馬韓細尾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子路

乃委質請 黃父戴之而吞鬼 七丈頭戴雞朝吞惡 長

三千暮吞三百名 黃父又名 祖逖則舞於夜鳴 晉書

荒雞鳴 遊 魏司州主簿共被同寢 夜中聞 度翼則怒

其愛雄進晉書曰使翼攻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小兒輩

家雞愛野雉皆學逸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秋州

少書須吾下當此之棄之漢中連之不一者山東之

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乃

可借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連之不一者山東之

勢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故邑欲連

雞之不能俱或食之而數千齊王之食雞也若學者若

上於棲也或膳之而日雙膳日雙雞候之不差於風雨

數千而或膳之而日雙膳日雙雞候之不差於風雨

詩曰風雨如執之必在於工商周禮曰工商執雞注

亦有羊溝之閭莊子曰羊溝之雞也然而時以勝人者以

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閭尸鄉之養或鳴在雲中

名傳曰祝雞翁者雉陽人也居尸鄉欲取呼名則至鳴於

鳴犬吠皆在雲中或葬於山上子異鍾為友俱仕於梁

文繡既死羅子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山葬

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聞其膈膈日膈

膈膈膈雞初鳴為聽彼膠膠蕭蕭雞鳴膠膠見棄翻求

於鳳驚陳子要言曰棄晨雞俟鳳警亦猶被割何在

於牛刀論語曰子曰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至若棲殿中

事類賦卷之十

十

陰令二野父爭雞得粟問何食一云粟觀奉先之闔書

後即位以其先好為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記越三

之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天淵曾喜於陸機

與弟書曰天淵池陳倉更聞於秦穆陳倉山上有石

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

雞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又史記

日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來

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別有長鳴遠飛飛洞冥記曰遠

飛四海外朝仕夕還則給黃冠青綾雞臨海異物志曰杉

冠樹下頭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陰令二野父爭雞得粟問何食一云粟

後即位以其先好為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記越三

之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天淵曾喜於陸機

與弟書曰天淵池陳倉更聞於秦穆陳倉山上有石

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

雞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又史記

日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來

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別有長鳴遠飛飛洞冥記曰遠

飛四海外朝仕夕還則給黃冠青綾雞臨海異物志曰杉

冠樹下頭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觀奉先之闔書

天淵曾喜於陸機

陳倉更聞於秦穆

雞飛去石雞不去

穆公得雌故霸又史記

日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來

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別有長鳴遠飛飛洞冥記曰遠

飛四海外朝仕夕還則給黃冠青綾雞臨海異物志曰杉

冠樹下頭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冠頭及項上青如重綫如并黍而食論語曰子路遇

夫鑑形乃舞舞異荒曰魏武時南方獻大山雞帝欲其寫

見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映水而溺博物志曰山雞有

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映水而溺美毛自愛其毛終有

日映水符朗知其半露晉書曰符朗善知味會稽

駭則弱符朗知其半露王道子後雞以食之既進

期曰此雞檢之驗焉紀消養其全德周宣王養雞十

而問雞可闢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雞問之

日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問有

木雞者已無變矣望之似舍塗既見於能言拾遺記曰

王都雞上萬里人喜服桃都亦聞於出日玄中記曰東

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右廣侯

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右廣侯

之而駕為左傳曰楚子為乘廣日中而說分子反則之而

食左傳曰晉與楚戰見星未已子反命吏見於事始

崔光知翅足之多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

以問光表曰翅足眾多羣下相扇動之象脚差小

其勢尚微易制節也後數日如他等並以罪伏法於

是禮光置在窓間宋氏得講談之益幽真錄曰晉亮

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雞遂作人語

與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川言功大進

事類賦卷之十八

西



